

錄憶回將名戰大界世次二第

# 軍字十洲歐

(錄憶回帥元豪森艾)



鍾先鈕：者譯  
版出社粹譯事軍

# 歐洲十字軍

## 第一章 戰爭序曲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國季德爾元帥(Field Marshal Jodl)在倫斯(Reims)盟軍總部內簽字投降，翌日午夜即正式生效。此一始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歐洲戰爭，於焉終結。

戰爭中，歐洲災黎死傷者不下數百萬，而萊茵河(Rhine)以西大部地區，在德軍佔領四年的暴政統治下，不特一切言論結社的自由悉被剝奪，工業衰退，經濟崩潰；即德國本身亦同樣是到處破瓦頹垣，瘡痍滿目，其偉大無比之工業，已頻於癱瘓狀態。英帝國雖身為戰爭主角，在全國實行總動員之下，人力可謂發揮至最高度，其經濟財政，早呈枯竭。蘇俄伏爾加河(Volga)以西全部工業，被毀殆盡，其遭受之創痛，亦屬不輕。

延至日本投降為止，美國的損失，在戰鬥或勤務中，死三二二、一八八人，傷七〇〇、〇〇〇餘人，國家資源，除供應自己的軍隊以外，還要以無數的軍火裝備租借其他盟國，使盟國能各盡所能，以貢獻於我們之共同理想，而有效地來對敵作戰。美國在戰爭初期，一切均未充分準備，在此種狀況下，竟能一躍

而具有無比的實力和效率，進而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實是一種奇跡！

美國於一九三九年始着手加強軍備，當時美軍實力幾等於零，全國上下對此不加重視，直至歐戰一年以後，方感國防薄弱，實力空虛。

此年夏季，德軍沿波蘭邊境集中約六十個步兵師，十四個機械化師，三個山地師，及飛機四千架，戰車裝甲車約千輛以上。而波蘭當時傾全力所能動員者，尙不及德軍三分之一，因之波軍一遭德軍閃擊，有如秋風之掃落葉，即告瓦解崩潰。波軍實力雖較德軍劣勢，然在人員裝備上，猶遠勝於當時之美國陸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之美國實力，包括所有陸軍空軍及勤務部隊，其總數不過十三萬人，計平時編制的步兵師，有完整者三個，不完整者六個，戰時編制的步兵師竟一個亦未具備；兩個騎兵師，實力尙不及編制之半數，裝甲師根本沒有，戰車部隊合計僅有兵員約一千五百人，空軍作戰飛機爲一、一七五架，全部空勤及地勤人員約一七、〇〇〇人，兵力非常薄弱；海外防區，自北極圈至赤道，及巴拿馬至柯里幾道爾(Corregidor)，分佈遠及八千哩之外，守軍僅有四五、三〇〇人，其困難程度，實至不可想像。

夏秋之交，美軍會兩度加強實力，陸軍增至二二七、〇〇〇人，但在德軍征服波蘭準備入侵西歐的八個月當中，竟未能再加擴張。

美國人仍相信歐亞二洲，遠隔重洋，戰火不致延及本身。當中真能明瞭美國之繁榮安全與自由世界存在間之直接關係者，可說是寥寥無幾。因而對於軍備未敢稍忽，以及澈底了解美國今日已不能置身於任何國際間重大衝突之外者，亦僅有少數的軍事專家和具有卓見的政治家而已。

一九四〇年春，德軍佔領丹麥挪威後，隨即由萊茵河方面發動閃擊戰，橫掃法國，直達比斯開灣（Biscaya），英軍倉惶自敦刻爾克（Dunkirk）撤退。如此的慘敗，才使美國開始感到不安，六月中，將正規陸軍增至三七五、〇〇〇人，八月底國會批准動員全國保安隊（National Guard），六個星期後，即行實施徵兵。至一九四一年夏季，美國陸軍，包括所有正規軍保安隊及民兵，總數共達一百五十萬人。自美國有史以來，從未召集如此龐大之平時兵力，此種擴張，乃為適應國際局勢的權宜之計。

然而所有保安隊和徵集而來的百萬大軍，照規定不能調赴西半球以外任何地區，即使在國內服務，為期亦不能超過一年。一九四一年夏，當德軍瘋狂地侵入俄國之際，其另一夥伴日本，亦躍躍欲試，企圖征服太平洋。美國陸軍對於海外守備，實際上不得不稍予加強。

珍珠港事變，距美國國會通過擴大徵兵法案尚不到四個月，該法案規定所有陸軍部隊，均得調赴海外，同時又延長其服役年限。國會採取此種行動，應歸功於馬歇爾將軍。他所發出的緊急呼籲，在國會中會造成極深刻的印象，惜當時局勢尚未完全趨於明朗，縱以馬氏之聲望，亦無法完全壓倒反對方面的意見。擴大徵兵法案，在眾議院中僅以超過一票之多數而被通過，同時對於年達二十八歲士兵之退役規定，亦未取銷，這反應出一般人仍然繼續沈溺於安全的迷夢中，認為沒有全面整備國防的必要。

如是渡過了兩年，除美洲外，戰爭蔓延幾遍全球。軸心氣焰高張，企圖以軍事統治整個世界。美國的實力步步擴充，象徵着美國人正逐漸拋棄傳統的孤立主義，此種妥協觀念的轉變與斷然行動的採取，直至珍珠港事變挺身為生存而戰時，始不得不再改弦更張。

以後在三年半的歲月中，美國大量生產軍火，成爲擊敗軸心德國的主角；對摧毀日本帝國，更是單獨執行一次決定性的戰爭。

美國的劃時代改革，並非一蹴而成，乃由於戰火日漸熾及自身，且盟國始終屹立不移，才使美國不得不做，而且有機會來做。當戰爭開始時，絕無任何人能預知其結果如何，對於國家和個人的需要來說，也很少人能於事先顧慮周到，祇有逐步發展，逐步學習，以完成所能擔負的時代使命。

美國於三年半內，由一令人驚駭的危險狀況，轉變爲一在戰爭上具有強大力量的國家，此爲使李德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所以對吾人投降的兩種奇跡之一。另一奇跡，係盟軍戰爭指導的發展，更在這同期內，能進於完成階段。歷史昭示我們，多數國家聯合作戰，其進行甚爲困難，過去盟國因此而歷遭失敗，鑄成了許多錯誤，以致若干職業軍人，對於盟軍作戰的信念上，想要採取有效行動之可能，早已失去信心。他們認爲除非具有無限資源供應，或可得到最後勝利。即以天才統帥拿破崙光輝卓絕的作戰指導而論，也不免受研究軍事的學者批評，認爲他常是對聯合軍作戰——因之也是對分歧的議論、和不同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各種利益作戰而已。

盟國的初步工作，乃是以單獨的機構，來決定如何利用英美兩大強國的資源。

從無任何先例可循，更無任何法令規章可憑；過去在歷史上，各國間聯合對一共同敵人作戰，凡是獲得成功的，其中一定是一國家站在領導和統治地位，能獨斷專行。現在則需要由各國採取自動的種種讓步，以形成有效的統一。故真正的戰史，特別是「火炬」(Torch，北非登陸)和「統治」(Operation，諾曼

第登陸) 在地中海與西北歐歷次戰役的史實，即基於此種自動合作，促成一致，而獲得成功的，誠然，意見的分歧總是有的，那些大人物間的分歧確是代表民族間的偉大和驕傲；但在此次盟國並肩前進，卒能獲得勝利的表現上看來，並沒有不良的影響。

當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時，我尙在菲律賓，充任麥克阿瑟將軍之高級幕僚已近四年。其時，麥克阿瑟將軍正主持菲律賓獨立後軍隊之建立和訓練工作。

當地對於此次戰爭甚感興趣，在馬尼刺俱樂部中，所有外國使館人員，對此時起糾紛，而逐漸提高其研討的興趣。大多數人視希特勒是一窮兵黷武的混世魔王，而少數人又將他目爲叱咤風雲的角色。但一般人均特別注視納粹獨裁者下一次的舉措；對於日皇裕仁，則很少有人提及。

德軍入侵波蘭的消息傳來後，我和老友史密士上校 (Colonel Howard Smith) 正聆聽英國首相的廣播。當我突然聽到宣佈英德間再度進入戰爭狀態時，特別感覺這是一個極端嚴肅的時刻，因爲我認定歐戰一起，美國遲早不會再保持他的中立地位了。

我雖然確信美國遲早必將捲入戰爭漩渦，但對於參加戰爭的方式，却判斷錯誤。當時我以爲參加歐戰之前，日本決不致和我們作戰；尤其我認爲至少在戰爭爆發一年之後，我們才會被迫參加對軸心作戰，藉以保衛本身的安全。

早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多數陸軍高級官員，均認世界正走向另一次全球性的戰爭，我亦持着同樣的見解。日德意獨裁者的每一行動，俱說明他們欲取得其所需要的土地，絲毫不予放鬆，似此野心，勢非迫使

民主國家早日從事戰爭不可。許多人還以為希特勒不會和英法作戰，那真是一種錯誤的判斷。

一般人以為法國陸軍和英國海軍在聯合作戰上一定可以擊敗德國，這不僅忽視了若干觀察家懷疑法國軍事效率的報告，且未考慮到德國參謀本部的一貫主張，即一切攻擊須經過冷靜的判斷，才得迅速成功，他們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歐戰既起，我斷定美國勢須立刻開始準備戰爭，故即晉謁菲律賓賓總統，告以回國之意。雖蒙奎松總統 (President Manuel Quezon) 懇慰慰留，惟我心馳故國，遂於年底以前離菲返美。

是年十二月，我携眷離開馬尼刺，啓程返國，蒙麥克阿瑟將軍親送登輪，惜別依依，談及世界前途，似乎彼此皆有一種共同的認識，意料惡運發生在歐洲的機會為多，亞洲則很少可能，我和麥克阿瑟將軍自此一別後，直至我轉任參謀總長去東京訪問時，才得有機會再見。

返國途中，道經日本之便，我們曾在沿海諸城市逗留若干時日。當時美國軍官在日旅行者，頗不乏人。我們的順道訪問，原沒有什麼不平凡的地方，但當我抵達日本登陸手續尚未辦妥時，即碰到一個自稱是日本副郵務總長的留美學生，他說從友人處已經得知我在菲律賓的工作性質，雖未提出其他特殊問題，但似乎對我在菲律賓的印象頗感興趣。同時他對於日美間的友誼和諒解，特別一再強調。他在我居留期間，導遊名勝，多方相助，處處表示親善。他似乎有無限時間專來嚮導陪客，我以為他如此接待一個訪日美人，可能是出於他個人對於求學時代的留戀，但在數週以後，我向其他訪日的遊客朋友談及此事時，他們似乎從未有過相同的奇緣，或遇到別由政府官吏。



一九四〇年一月初，我返回美國，被派至華盛頓州路易斯堡(Fort Lewis)充當步兵第十五團團長。在軍事機關從事幕僚工作九年之後，一旦回返軍營，親與人員武器時相接觸，內心深感無限愉快。

當此世界已大部捲入戰爭，而美國亦正走向戰爭之際，我有機緣回任隊職，可說是件難能可貴的事。步兵第十五團所有兵員，大部係一九三八年撤退回國前駐中國的部隊、每年隨季節應召受訓之老兵及最近入伍之志願兵，軍官則全部為職業軍人。

如果我們受到驟然的攻擊，或一旦發生戰爭，此種部隊即將成為美國國防上的堡壘和反攻的先鋒。祇須予我們以餘裕時間，利用他們作為基幹從事擴軍工作，則我們的軍隊不難建立數百營之多；如以之充任教官，擔任訓練責任，亦不難使千百萬新軍立成勁旅，而使各級官兵得有機會一顯身手。

一九四〇年一月初，美國陸軍中，充分反映人民之鬆弛態度，和百年以前一樣，一般官兵缺乏警覺性，不重視訓練，所有時間多被運動娛樂和宴會所支配，而軍隊中，重視傳統，講究資歷，毫無進取精神。一般認為步兵時代已成過去，自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調撥至陸軍步兵人數，由五六、〇〇〇人減至四九、〇〇〇人。在表面上看來，對於這些平凡的步兵，無論在歐洲或太平洋，皆不能預知其將來的地位。此種減縮，可能被解釋為即將在軍事上遭受淘汰之象徵。

環顧當時的武器和裝備狀況，對步兵精神毫無補益，如單發步槍，木製迫砲機槍模型，多係上次大戰時產品，若干新式武器，僅有藍圖，以供研究。對於現代化戰車飛機，亦無有效的防禦方法。其他各種裝備，俱感缺乏。



在本世紀之四十年代中，美國軍費僅以訓練部隊骨幹為滿足。步兵輕兵器實彈射擊時所需用的彈藥，亦不易獲得。軍隊訓練注重內務、校閱和隊形，此實由於美國人民憎惡戰爭，所以才造成軍事上漠不相干的態度。

對軍事的原理原則，不能供實際運用，官兵不能自演習中得到實戰經驗，對於勝利前途顯無保障。因此，陸軍部在馬歇爾將軍領導下，煞費苦心，克服一切困難，迅速行動，以準備那無法避免的戰爭。

最大的困難，尤在心理方面。許多人——包括一部份職業軍人在內——皆秉着頑固的自滿心理。一九四〇年五月法國的淪陷，猶未使之愕然驚醒。當時有一美軍師長，自以為對英國的危機有充分認識，斷定英國決不能支持六個星期之久，到處與人打賭，一擲千金，儼如隔岸觀火，不關痛癢。此種態度，在大部份士兵和平民中間，極為普遍。殊不知英國為唯一剩下的交戰國，唇亡齒寒，我們本身亦將失去安寧的日子。幸國內尚不乏高瞻遠矚之士，且埋頭苦幹之輩，亦究居多數，故能力挽危局，並得到意外的成就。

世界的緊急局勢，雖為國會方面日漸注視；但整個國家，並未澈底改觀，對於軍隊訓練，尚未完全按照實戰的要求。我們必須慎重從事，以免激起士兵及其家庭之惡感，許多高級官員，不敢在惡劣天候或大演習中做過度的訓練，深恐遭受一般輿論的反對，他們沒有想到平時多流一滴汗，戰時就可少流一滴血。上級的緊急命令和遠見人士的警告，並不能消除他們根深蒂固的苟安、愚昧、和虛渺的幻想。

保安隊的改編，確將陸軍實力大為加強，特別對於步兵和防空方面有顯著的進步。雖然人員、裝備和訓練都不充實，但保安隊的編制，至少是已達到完成的程度，祇須稍假時日，加以徵募、裝備、訓練，即

可成爲一支勁旅。

一九四〇年秋，軍中上級官員有一線曙光，國會通過一項撥款，以實施極爲重要的野戰訓練。這訓練後來由陸軍先進才幹卓越的麥克奈爾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Lesley J. McNair)主持。步兵第三師第十五團奉命由路易斯堡向遙遠的華盛頓州和舊金山以南的蒙特來半島(Monterey Peninsula)，舉行演習，對戰術及後方籌幕僚業務，均一一加以演習，最後並自路易斯堡至加州蒙特來以南的約朗(Tolon)農場，舉行一千一百哩的長距離摩托化行軍，演練各種戰術情況、指揮程序、交通系統、和行軍紀律。

當我在第三師服務時，得與老同學克拉克少校(Major Mark W. Clark)同事，在多次演習中，我們經常合作，而且相得益彰。他的計畫、訓練、和組織能力，爲其他軍官所莫及。我對他極爲敬重。當因新軍之迅速擴充，他不久就調赴華盛頓充任麥克奈爾將軍的助手去了。十一月間，我亦調升第三師參謀長，任職四個月，適第九軍於路易斯堡成立，我又升任該軍參謀長。這一次的任命，爲我第一次的緊急擢升，獲得臨時上校官階，時爲一九四一年三月。

第九軍軍長爲朱士少將(Major General Kenyan A. Joyce)，所有幕僚人員經歷雖淺，但極優秀，對於我們的訓練方式，也非常贊同，各人無不竭盡智慮，力求完備無闕，以符合實戰的要求。後來我對他們亦會加以引用和提拔。其中最爲傑出者，計有杜魯斯科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Lucian K. Truscott)、魏曼少將(Major General Willard G. Wyman)及寇蒂斯上校(Colonel James Curtis)等人。

一九四一年春，美國的每一角落，每一軍營，皆忙於擴軍工作，舉凡正規軍、保安隊、後備部隊，均為擴充對象。所徵召的兵員數以百萬計。至于本軍的擴充計畫，自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第四十一師前進梯隊到達路易斯堡開始，短期內即將該師及其他保安部隊編成，駐紮該堡附近。

次年春季，西海岸方面的活動，更為積極。部隊車輛川流不息，營幕工場，櫛次鱗比，有如雨後春筍。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所有身體合格的男子，全體受軍事或技術訓練，使之知道軍人的光榮任務，熟諳軍隊紀律和協同。但由於一般人不願接受真正的作戰訓練，使我們不能希望造成大量的頑強戰鬥人員，僅能在精神上實質上準備戰爭。

縱對當時如是的有限目標，也使比較幹練的官兵，有不敷應用之感。參謀人員經常從事計畫、指導、觀察工作，使命令及實施趨于一致，並盡力講求人員補充及車輛調配，以期本軍區與全國陸軍的進度，齊頭並進。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調升為第三軍團參謀長。軍團司令為克虜傑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Walter Krueger)，司令部設在聖安多尼(San Antonio)。至此我對於美國陸軍之全般問題，有更接近一步的了解。當時地面部隊區分為實力不同的四個戰術軍團，各以正規部隊為骨幹，配屬若干保安隊，所有空額，則由預備軍官和徵募之士兵補充。據我在桑荷斯頓堡(Fort Sam Houston)所獲得的報告，知道全國各部隊的訓練精神和力量，普遍地有飛躍的進步。

狀況確比一年以前為有利了，美國陸軍總兵力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但缺點仍然不少。新式戰車車

輛及防空器材均甚缺乏，支援空軍幾乎沒有。加以保安隊和徵兵服役年限僅為一年，一旦九月間期滿，開始退役，新兵入伍人數即有不足之虞，幸此項顧慮，不久即告消除。

縱以當時陸軍的迅速擴充，和軸心軍事力量的炫耀，終不能改變若干正規軍官所固執的陳腐教義和常規。他們的愚昧實已不能再予寬恕。另一問題，就是保安隊和預備軍官，均已在戰前所維持之國民治安部隊中漸趨衰老，他們在二十歲或三十歲時所作的努力，現在結果是，在體力上已不適於戰鬪部隊的要求了。

克虜傑將軍為陸軍中有數的高級軍官，一八九〇年代，出身士兵、伍長、班長，以苦幹著稱。他在四十年的服役期間，和每一軍事上的變動並進。軍官中很少有比他更清晰地認識另一次戰爭對陸軍的要求的，也很少有人能在體力上能比他更強韌，更活躍。他全憑其克己修持的偉大精神，以感召他人，而成為一般軍人的楷模。

第三軍團奉命集結於路易西安那州，(Louisiana)和雷耳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Ben Lear) 的第二軍團舉行對抗演習，以試驗我們的人員、武器、裝備和戰術思想在實戰中的價值。時為九月，雙方集結的兵力，第三軍團有二七〇、〇〇〇人，第二軍團也有一三〇、〇〇〇人，此為美國有史以來為演習而集結的最大兵力。當時我們所有的軍官，沒有一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指揮過師以上的部隊。

此次大演習的結果，其價值是難以估計的：增進部隊協同，加速裁汰老弱，刷新人事制度，培植統帥人才，以及戰場的指揮掌握，大規模野戰補給諸業務，均獲得實際經驗。在這美國歷史上實屬一大創舉。

演習統裁官麥克奈爾將軍，在幕僚檢討會議中指出，補給業務的改進，為此次演習的最大成就。戰鬪

部隊必須獲得充分的補給，才能發揮戰力，贏得戰爭勝利。美國卡車於三年以後，在法國戰場擔任部隊補給之輸送，其能發揮無比力量，亦係根據此次路易西安那州的演習經驗而來的。

當時第三軍團主持補給業務的軍官是魯特斯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Leroy Lutes)，由於此次的光輝成就，使他在大戰尚未結束以前，就晉升到三星中將。

許多軍事上的缺陷，在此次演習中均曾加以改進，但麥克奈爾將軍認為一切的根本，還是軍紀。他說演習中許多缺點，皆因軍紀廢弛所致。軍紀不良，部隊就無法統馭；指揮官如不能保持部隊的良好軍紀，就應該立刻更換。

那時，我生平第一次被正式介紹於自由來第 (Bridgety，南北戰爭攝影家) 以來，在美國軍事方面卓具特色的新聞界攝影機之前。該機曾在俄日戰爭中，是非常新奇的，而我和一般攝影記者也是素昧生平。記得有一次在校閱波克軍營 (Camp Polk) 時，克虜傑將軍及英國軍事觀察員布爾登少校 (Major E. M. Bolden)，和我合攝一影，在標題上竟將我的姓名誤為艾森比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D. D. Erse-being)，算是簡寫，還沒有錯。

我在此次演習中，獲得許多經驗和教訓。我們在路易西安那州時，曾以小型飛機試作連絡和觀測之用，以後在陸軍部表演亦極成功。因之，我才能在陸軍部次長麥克可洛 (John J. McCloy) 領導之下，力爭將其納入師之正規編制中。此種飛機使我們的遠程重砲發射速度和命中公算，大為增加。我們以前經砲直接射擊的程度；同時野戰指揮官又對觀測戰場的全般狀況——地形、前進路、部隊和砲兵的集結、通訊和

十八世紀的指揮官。在馬上或山頂，目擊整個部隊的戰鬥情形，初無二致。

演習結束時，我被升爲臨時官階的准將。

十月和十一月間，我們的工作仍然忙碌。演習中所發見的缺點，各部隊在演習歸途中，即開始自部隊基層着手，進行改正。當時雖有些正規軍和保安隊軍官，因不適現職，須加調整，一時軍中謠言四起，人人自危。爲避免動搖軍官和部隊的心情，所以我們應加速行動。

美國和日本在華盛頓進行的談判，雖已在十二月初到達悲劇的頂點，但一般平民，仍希圖倖免戰禍。此種心理甚至影響到陸軍，大家皆以爲日本終將懸崖勒馬，適可而止。同時東線方面，亦已被阻止於列寧格勒(Leningrad)、莫斯科至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之線。十二月四日的一般輿論，判斷日本顯然不會和美國開戰。數日之後，甚至有一專欄作家著論指稱，在華盛頓普遍有太平洋危機已成過去的堅強感覺，雖然在一週以前，華盛頓方面對於戰爭的可能性賭注，已經增加到十對一之比。

十二月七日午後，我在德克薩斯州(Texas)的桑荷斯頓堡。長期勞頓之後，極感疲倦，吩咐隨從人員毋得干擾，讓我酣睡一會。我正夢想獲得兩個星期的假期，同妻去西點軍校和我的兒子約翰(John)共慶聖誕佳節；但當隨從人員傳來我們進入戰爭的消息時，我的一場好夢，也就成了泡影。

珍珠港事變的一小時之內，陸軍部給予第三軍團的命令，有如雪片飛來，命我們立刻將防空部隊調至西海岸，以安定當地人心，採取防止怠工的步驟，周密守護各工廠，搜索南部邊境，防範間諜混入，確保墨西哥灣沿岸海港的安全，並令連派兵軍至西岸，準備應付日本可能的攻擊。克虜傑將軍，對於此等命令

，既須儘可能迅速執行，又須對成百的單位下達命令，因之，這實在是一個極度緊張的時期。

一切以立刻行動為主，正規的行政系統，一時已無暇顧及，指揮和連繫概在會議中授以要旨。至於緩慢的正規詳細命令，部隊應攜帶些什麼裝備，應該怎樣裝載和標記等詳細規定，均不加明示。部隊的調動僅憑一簡單的電話，鐵道輸送竟沒有正式的公文，槍砲車輛的裝載，人員的輸送，不分新舊，不論種類，任意而行，漫無規律，混亂達于極點！

此種現象經過了五天，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我的案頭直通華府陸軍部的電話急鳴——

『是你麼，艾克？』對方急切地問。

『是的。』我答。

『總長請你立即乘機到這裡來；並告訴你的長官，命令隨後補發。』

這裡所說的總長，就是馬歇爾將軍，和我通電話的則是史密斯上校(Colonel Walter B. Smith)。他後來成爲我的密友，並在歐戰中始終充任我的參謀長。

此一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甚爲驚訝。因爲在第一次大戰中，我的一切計畫都遭失敗——陸軍部的命令當時都是紙上空談，從來就沒有實際效力——我希望在這次戰爭中，深入部隊，從事實地工作；誰知道一個電話，又把我召回那已經服務八年的老地方。這可說是事與願違，勢將重蹈覆轍，但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以沉重的心情，立即以電話通知妻整備行裝。一小時以內，我即乘機往陸軍部。

我之調回華盛頓工作，是非常可能的，因我最近方自菲島歸來，而日軍緊接偷襲珍珠港之後，正向菲



律賓採取空中攻勢，使我們原極薄弱的空軍喪失其戰鬥力，此為一般官員及輿論集中注視之點。馬歇爾將軍無疑地亟需羅致一熟悉該島狀況，而又認識美國陸軍菲律賓廳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he U. S. Army) 和菲律賓共和國國防機構的人於其幕中，以備諮詢。

菲律賓國防機構成立于一九三五年。麥克阿瑟將軍應新總統奎松之請，計畫建立一支足以保衛該島的軍隊，以備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菲律賓正式獨立，美軍撤退之後，自行負國防之責。麥克阿瑟將軍為此，特組織一軍事代表團，專司其事，我則被任為其高級助理。

一九三五年，我們計畫在十年內，每年由普通軍訓中獲得受過五個半月基本訓練的士兵三萬人。最初僅組織排以下的部隊，在四至五年中，希望編成團級部隊。至一九四六年，總兵力約為三十萬人，編成三十個師。

在此過渡期間，美軍菲律賓廳和菲律賓共和國國防軍密切合作，派遣教官軍官，供給武器裝備；同時又自行準備本身的防務，以應付菲律賓獨立前可能發生的戰爭。在如此的狀況下，我們計畫將呂宋島 (Luzon) 上的軍隊，撤至巴丹 (Bataan) 半島和柯里幾道爾，使兩地形成一極堅固陣地，我軍可以固守待援。一九三八年，我曾親自見到這計畫的演習，後來離開該島，聞又會一再舉行大規模演習。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我飛抵華盛頓。當時對於菲律賓戰事的進行狀況，並無明確印象，因在萊荷斯頓所看到的報告，非常零碎模糊。日本軍不敢超越該島進攻是無疑的；但其進攻方向和壓力所在，當我到達陸軍部前，仍舊一無所知。

## 第二章 全球性戰爭

戰時的華盛頓，向爲攻訐譏評的對象，整個政府的散漫和混亂，以及缺乏戰備等情形，似乎成了傳統習慣。當國家一旦進入緊急狀態時，商人的投機逐利，從軍人員的狂潮，更演成緊張和不安的局面。但此次却有點不同：陸軍部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有了相當準備。以我在該部工作數月的觀察，深覺這完全是馬歇爾將軍個人的領導所致。自然，他已獲得總統、國會領袖、和政府要員的支持，但假如讓他在一九四〇——四一年獲得應變全權，使他能順利地進行各項準備，則必能造成軍事上更光輝的成就。因爲他在全軍中，已獲得極顯赫之聲望，然而他却仍不惜苦心，經營數月，決不顧其本身及任何人之犧牲，使陸軍適切準備，以應付其預期終將隨時可能發生之戰爭。

十二月十四日清晨，我前去晉謁馬歇爾將軍。這是我第四次和他見面，但係第一次有機會和他作較長時間的談話。我們沒有寒暄客套，他立刻將西太平洋海陸軍和一般狀況，概要地告訴我。

據海軍報告，太平洋艦隊在數月以內，將不能參加重要戰鬪。所有航空母艦，雖于珍珠港被襲時，因未在那地而保持完整，但補助船隻極少，使航艦作戰大受限制；同時對於日軍在夏威夷羣島在美國本土上，可能實行的大規模奇襲登陸，須以航艦擔任搜索和防禦，因之，對於其他方面之作戰，除非應付重大或緊急事態，即不能使用。海軍部對於艦隊何時可以修理完畢，何時可以在太平洋中採取攻勢，並未預爲估計。